

# 新疆波马墓葬年代族属再探讨

邓 丽<sup>1</sup> 毕德广<sup>2</sup>

(1.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物局, 新疆 伊宁 835000; 2.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关键词】新疆;波马土墩墓;金银器;年代;族属

【摘 要】1997年,新疆昭苏县一座被破坏的土墩墓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金银器、玛瑙器、玻璃器和丝织品等,当时的调查报告和其后的研究多认为该墓葬为西突厥遗存。本文通过对墓葬形制、葬俗以及出土遗物的形态和风格的研究,认为该墓葬应属于公元1-5世纪的游牧民族遗存。据文献记载,乌孙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活跃在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区域。据此,该墓葬当属乌孙较晚阶段遗存。

1997年10月,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波马农场内的一座土墩墓出土了一批精美的文物,包括金银器、玛瑙器、玻璃器和丝织品等。波马位于昭苏县西南100公里处,地属天山西段北麓的山前草原地带,东依木札特河,西临纳林果勒河,北靠伊犁河的主要支流特克斯河。这里土壤肥沃,水草丰美,植被茂盛,是一处理想的天然牧场。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如塞、月氏、乌孙、悦般、柔然、哒、突厥等均曾活动于此,他们都有可能波马出土的这批遗物的主人。这批文物的出土引起考古界的广泛关注,先后有学者对其年代和族属进行了研究<sup>①</sup>。但到目前为止,有关认识一直存在争议。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其年代和族属问题再作探讨。

## 一、墓葬及出土物概况

据调查,墓葬地表的土墩呈圆丘形,底径20余米,高出地面约2米。在其左右还有两座大型土墩墓,相隔约30米,沿东南—西北方向一线排列。该墓因修筑公路遭到严重破坏,出土遗物也遭到哄抢,当时追回金器、银器、铁器、玛瑙器、玻璃器、丝织品等遗物70余件<sup>②</sup>。2001年初,再次追回金杯、金指套、金套袖等金质文物9件<sup>③</sup>。现将两次追回的出土遗物简介如下:

### (一)金器

1、镶嵌红宝石金面具 编号97XZPC:1。面具以鼻梁为中线分成两半,各半先锤揲成人面形,抛光后用小钉铆合焊接而成。面具呈方圆形,脸部宽阔,浓眉大眼,长鼻梁,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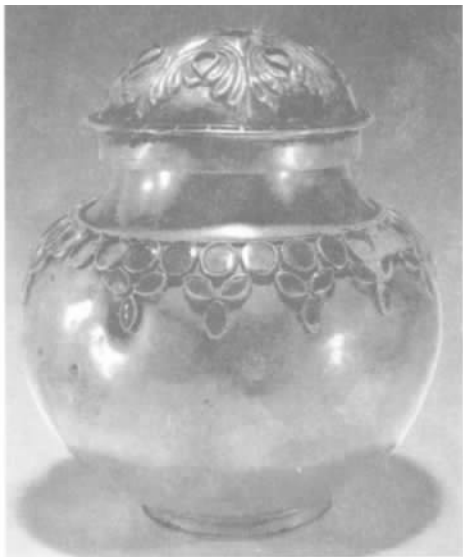


图一 镶嵌红宝石金面具

胡,胡角微上翘,耳鬓至下颌有络腮须。眉、睛、胡、须等部位均用金片铆接在面具上,金片上皆镶嵌有红宝石,但大多已经残失。高 17 厘米,宽 16.5 厘米,重 245.5 克(图一)④。

2、镶嵌红宝石宝相花金盖罐 编号 97XZPC:2。侈口,束颈,溜肩,球形腹,圈足。圆形盖上模压 7 朵宝相花,花心各镶一颗滴水形宝石,均佚失。盖中心原有提梁,已佚失,尚存 4 个铆孔。盖沿有一圈长方形凹槽,共 25 格,槽内镶宝石,亦佚失。肩部饰一圈辫线纹,其下一周圆圈纹,再下饰一周三叶形纹,在圆圈纹和三叶形纹内镶嵌红宝石,部分散佚。肩部原有耳,已佚,有 4 个铆孔。罐底圈足外侈,焊接于器身之上,外缘饰一周连珠纹。通高 14 厘米,口径 7 厘米,腹径 12.3 厘米,底径 5.7 厘米,重 489 克(图二)。

3、镶嵌红玛瑙虎柄金杯 编号 97XZPC:3。敛口,外卷沿,鼓腹,平底。通身模压出菱形格,格内焊接宝石座,座内镶红玛瑙,部分佚失。颈腹部上有虎形柄,虎头宽圆,体形修长,四肢健壮,虎身镌刻虎斑纹。器底有凸起的同心圆纹,圆心内锤出八瓣花纹。



图二 镶嵌红宝石宝相花金盖罐

通高 16 厘米,口径 8.8 厘米,腹径 10.5 厘米,底径 7 厘米,重 725 克(图三)。

4、镶嵌红宝石包金剑鞘 编号 97XZPC:5。仅残存剑鞘外的包金部分。内侧素面。外侧边缘焊两道金珠点纹,中间镶嵌三列宝石,宝石间的空白处饰有金珠焊成的



图三 镶嵌红玛瑙虎柄金杯

三角形和菱形图案。残长 21.4 厘米,宽 4.3~5.8 厘米,重 66 克。

5、包金剑鞘 编号 97XZPC:7。已残,用一整块素面金箔包裹木鞘,对缝焊接。残长 13.5 厘米,重 167 克。

6、镶嵌红宝石金戒指 编号 97XZPC:6。戒面椭圆,内镶红宝石,周饰两圈连珠纹。戒指周身饰细小金珠构成的三角形纹。与戒面相对的底面亦有宝石座,黄豆粒大小,宝石已佚。长径 2.1 厘米,短径 1.5 厘米,重 16.5 克(图四)。

7、金带饰 编号 97XZPC:8。已残,由两块长方形金板套铆而成,合页状。背面光素,正面镂凿长方形空格。通长 7.4 厘米,宽 3 厘米,重 28 克。

8、金饰件,计 41 件,分 2 型。

A 型 38 件,编号 97XZPC:28。阔叶形,中脊压出纵向凹棱,边缘凿 4 个孔。长 2.7 厘米,宽 2.2 厘米。

B 型 3 件,花卉形,又可分 2 式。

I 式 1 件,编号 97XZPC:9。上部双环并扣,中部三片三角形花瓣,外侧两瓣花下各挂一圆形金叶。通体镶嵌滴水形、弯月形、心形红宝石。长 5.5 厘米,宽 3.5 厘米,重 2.5 克。

II 式 2 件,编号 97XZPC:9-10。上部为对称卷云纹,中部为三片三角形花瓣,瓣尖各挂一圆形金叶。通长 6.5 厘米,宽 5.3 厘米,重 3 克。

9、金杯 1 件。侈口,束颈,浅腹,平底。口沿镶金质辫线纹一圈。腹部镶三列红宝石,

现仅存 20 颗。腹部焊有环形把手,其上有镶嵌红宝石的垫指板。底部镶饰一圈辫线纹。高 4 厘米,口径 8 厘米。

10、金指套 3 件,长 6~7 厘米,直径 2~2.6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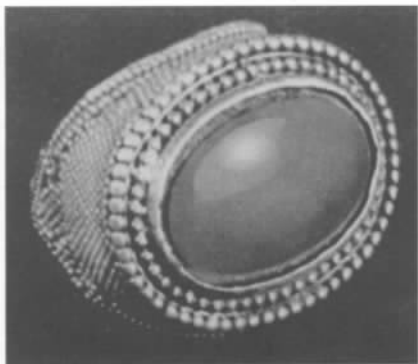
11、掐丝金带 2 节。以八道辫线组成一块带板,彼此扣环连缀。长 9 厘米,宽 3.1 厘米。

12、金套袖 1 件。以金片锤揲、焊接而成。通长 35 厘米,口径 12~15 厘米。

## (二)银器

1、错金银瓶 编号 97XZPC:4。圆唇,侈口,束颈,鼓腹,平底。颈部错金一周,宽 2 厘米。错金的上下沿各有一圈连珠点纹,中间饰四瓣菱花图案。错金以外部分为素面。上腹部有耳,佚失,仅存铆接耳与腹的铜片。通高 17.2 厘米,口径 7.4 厘米,颈径 6.8 厘米,腹径 10.8 厘米,底径 5.5 厘米,重 544 克(图五)。

2、银饰件 编号 97XZPC:29。碎成十



图四 镶嵌红宝石金戒指



图五 错金银瓶

几块残片,有铆孔和残存的铆钉。

### (三)铁器、织物、玛瑙器及玻璃器

#### 1、铁器

铁甲 编号 97XZPC:30。为锁子连环甲残片,长 4.5 厘米,宽 4 厘米。

铁箭镞 3 件,编号 97XZPC:31-33。三翼,有铤,锈蚀严重,长 4~7 厘米。

#### 2、织物

云气动物纹锦 3 件,编号 97XZPC:12-14。质地厚实,丝线粗细不匀。在深褐色地上以红、黄、绿色显示纵向连续的曲波形云气纹,中间穿插双角、四足、长尾的动物纹。3 件残锦的长、宽依次为:20 厘米,19 厘米;13 厘米,12 厘米;7.4 厘米,5 厘米。

缀金珠绣织物残片 编号 97XZPC:15。由两片织物拼接而成,一片为红色菱纹绮,残长约 25 厘米,宽 13 厘米。另一片为褐色绢,残长约 10 厘米,宽约 11 厘米。



图六 “富昌”锦残片

“富昌”锦残片 编号 97XZPC:16。黄色地上显示红、绿及深褐色花纹。花纹以横向云气纹为主,其间穿插各种形态的动物纹和“富”、“昌”字纹。残长 36 厘米,宽 18 厘米(图六)。

另外还有卷草纹锦 2 件、方纹绦残片 2 件、菱纹绮残片 1 件、绢 6 件。

3、玛瑙器残片 编号 97XZPC:34。为杯或碗的圈足部分。

4、玻璃器残片 编号 97XZPC:35。为杯或碗的口沿部分。

## 二、年代及族属的再探讨

昭苏波马发现的这座土墩墓,没有出土表明年代或族属的文字资料,所以年代与族属就成为研究这批文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 (一)关于年代

#### 1、墓葬提供的线索

波马土墩墓虽然遭到破坏,但在墓中仍发现人骨和殉葬的马骨,表明这是一座土墩墓。这种土墩土葬墓在新疆伊犁河流域、昭苏草原地带有着广泛分布,在与昭苏毗邻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也大量存在。前苏联考古工作者对上述地区土墩墓曾做过细致的调查和研究<sup>[5]</sup>。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新疆考古工作者对伊犁河流域土墩墓也做了大量调查工作,并试掘了昭苏县境内的几处土墩墓<sup>[6]</sup>。中俄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土墩土葬墓的研究,一致认为:伊犁河流域的土墩墓为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5 世纪的遗存<sup>[7]</sup>。

#### 2、文物造型和风格提供的线索

波马出土金盖罐的花叶形垂饰、金质辫线纹和金剑鞘的装饰图案,均与阿富汗北部西波尔甘古墓出土的大夏金器装饰风格类似,西波尔甘古墓的时代为公元初<sup>[8]</sup>。镶嵌红玛瑙虎柄金杯的风格异于中原,1982 年在南



俄罗斯出土过一件 1-2 世纪的银器,其虎形柄与波马虎柄风格相近<sup>[9]</sup>。包金剑鞘与 1912 年在波尔塔瓦市玛拉亚·排莱西其比那村出土的包金剑鞘风格相近,后者时代为 4-5 世纪<sup>[10]</sup>。镶嵌红宝石金面具在伊犁河流域尚属首见,但在吉尔吉斯斯坦伏龙芝地区早年曾经出土过一件制作工艺、风格都极为相似的金面具,时代为 4-5 世纪<sup>[11]</sup>。金戒指与哈萨克斯坦西部列贝德沃卡古墓出土的 3-5 世纪鎏金银戒指装饰风格接近,均在戒面镶红宝石,空白处用金珠镶嵌成三角形纹和连珠纹<sup>[12]</sup>。哈萨克南部阿克塔什一号墓中发现两件黄金饰件,造型虽与波马金饰不同,但装饰风格完全一致,时代为 3 世纪<sup>[13]</sup>。

波马出土的丝织物对于辨析墓葬及出土物的年代具有一定作用。云气动物纹锦的图案风格虽然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北朝织锦风格相似,但后者僵化、生硬的风格与前者较为明朗、生动的风格不同。赵丰对云气动物纹锦有深入研究,他认为:“(云气动物纹锦的)年代一般在汉与北朝之间,但又以东汉与魏晋为主……在北朝虽也有少量云气动物纹锦,却已是僵化的图案,与兴盛时期的图案风格相去甚远。”<sup>[14]</sup>从图案风格看,波马出土丝织品的年代应早于北朝时期。

以上通过对墓葬形制、遗物造型和风格的比较研究,基本可以断定这批文物的年代范围为 1-5 世纪。

## (二)关于族属

伊犁河流域土墩墓的流行时间,应为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5 世纪。这一时期,生活在伊犁河流域的月氏、乌孙、悦般、柔然等族都曾采用土墩墓的埋葬形式。

截至目前,安英新、于志勇等多数研究者认为波马土墩墓及出土物属于西突厥遗存<sup>[15]</sup>。王炳华则认为“昭苏草原上广泛存在的土墩墓,时代不可能晚到西突厥王国时期”,进而

做出了波马土墩墓及其出土物应属活跃于 4 世纪末至 5 世纪中的悦般遗存的推论<sup>[16]</sup>。由于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的缺乏,我们将避开探讨悦般说这一推论。下面主要对西突厥说做一回应。

首先,根据上文的分析,波马金银器大体应属于 1-5 世纪的遗存。据史料记载,552-562 年之间,突厥伊利可汗土门之弟室点密率领十万大军西征,相继攻占了包括伊犁河流域的西域各地。576 年室点密死后,其子玷厥自号达头可汗,于 583 年与东突厥正式分裂。《新唐书·突厥传下》载:“西突厥……达头可汗……始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有之,东即突厥,西雷翥侮,南疏勒,北瀚海。”由此可知,西突厥占据伊犁河流域是 6 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晚于波马金银器的年代。

其次,从考古发现看,突厥墓多为石板或石堆墓,采用火葬的埋葬形式。在内蒙古境内阴山以北丘陵草原地带,从巴彦淖尔市到锡林郭勒盟分布着大量石板墓<sup>[17]</sup>。这些墓均用石块砌出边框,框内平铺石板或填以沙土、石块。边框两端略宽,中间为内弧形。石板下就是生土,一般只出土少量炭灰、烧过的人骨和殉葬的动物骨骼,很少有随葬品。墓前一般立石人像、石柱和石碑。新疆发现过较多突厥石板或石堆墓,尤以阿勒泰地区最为集中。石板墓是用石板砌成石棺,埋于地下,四周是用石块或石板直插地下形成的围墙,墓葬与围墙间的空隙填以石块或石片。有的墓前立有石像,围墙较大的,所立石像也较多。石堆墓是用石块砌成圆形石堆,墓前立石人像,外砌石墙<sup>[18]</sup>。昭苏县东特克斯河支流小洪那海发现一尊石人像,胸前至腿部刻粟特文字,辨识出:“Muxan 可汗之孙,像神一样的……Nri 可汗”、“持有王国二十一年”等字样<sup>[19]</sup>。表明这些立有石人像的墓确为突厥墓葬。

有关突厥的特殊葬制和葬俗在文献中亦

有记载。《周书》载：“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又以祭之羊马头，尽悬挂于标上。”<sup>[20]</sup>《隋书》载：“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sup>[21]</sup>

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归纳出突厥墓的特征：(1)实行火葬；(2)以石板砌出墓框或在墓顶堆出石堆，有的在墓葬外砌筑围墙；(3)墓前立石人像、石碑或杀人石。波马土墩墓与突厥墓葬全然异趣，应属两种不同风格的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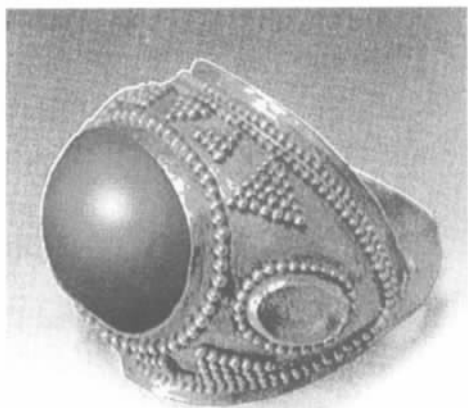
再者，波马金银器与已知突厥金银器的造型、风格大不相同。俄罗斯境内出土的突厥金银器是很好的比较资料。阿尔泰地区库赖草原和乌尔苏尔河沿岸的雅赫塔3号墓出土一件突厥银罐，侈口，鼓腹，腹上有环状把手，肩部有明显折棱。图瓦共和国蒙根·塔杰突厥墓出土了一件银罐，形制与之完全相同。位于米努斯斯克盆地西部的科比内2号墓出土了两件鍍花金罐，造型与上述两件银罐基本相同，唯在环状把手上多出一个垫指板。该墓还出土一件折肩金杯，除没有把手外，形制与金罐无甚差别<sup>[22]</sup>。新疆温宿县包孜东墓葬群，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的突厥鲁尼文，可定为突厥遗存。已发掘的第41号墓出土完整器物565件，其中陶器15件，器型有带流圈底器、盂、盘、单耳罐、带流罐、单耳杯、鸭形壶等<sup>[23]</sup>。这批陶器同上述国外出土的突厥金银器一样，都存在折肩这一特征。孙机认为折肩罐“应是突厥特有的、独具民族色彩的器型”<sup>[24]</sup>。波马金银器均无折肩，多为溜肩，与突厥金银器是两种不同风格的遗存。

以上从遗存年代、墓制葬俗和遗物风格造型三个方面，指出了波马金银器并不属于西突厥遗存。

那么，谁是波马土墩墓的真正主人呢？据波马土墩墓和出土遗物年代为1-5世纪的判断，这一时期生活在伊犁河流域的主要民族应该是乌孙。

史载，乌孙“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sup>[25]</sup>。王炳华等人认为：“汉以前，月氏与乌孙分居河西走廊东西两端，西为乌孙，东为月氏，二者当大致以今张掖至酒泉间为界。”<sup>[26]</sup>至乌孙王难兜靡时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sup>[27]</sup>。乌孙在西汉初为月氏灭国，领土尽被月氏所占。难兜靡之子昆莫为匈奴单于所收养，“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sup>[28]</sup>。此时，月氏因被匈奴所破，西迁至伊犁河流域的塞之故地。故史书载：“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sup>[29]</sup>匈奴老上单于时期（公元前174 - 前161年），乌孙王昆莫又在匈奴扶持下，“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sup>[30]</sup>乌孙击走大月氏后，迁居伊犁河流域，其“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sup>[31]</sup>。从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其边界“东境以玛纳斯河为界；北境以塔尔巴哈台山迤西直至巴尔喀什湖；西部到巴尔喀什湖及其以南穿过楚河、塔拉斯河中游，向东直至纳林河、克孜勒苏河上游；南境包有焉耆以西的天山草原”<sup>[32]</sup>。5世纪初，柔然崛起，乌孙被迫南迁葱岭。由此可知，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乌孙一直生活在伊犁河流域，统治着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根据中俄两国考古工作者对楚河流域、伊犁河流域乌孙墓葬的考察与研究，可总结出几点乌孙墓葬的特征：(1)采用土葬；(2)地面堆建圆丘形土冢，三五个或十几个成链状排列，封土外砌有石圈；(3)墓室为竖穴土坑；(4)殉葬马、羊、狗等。波马土墩墓虽遭到破



图七 金戒指

坏,但从地表残存土墩,墓葬中出土人骨、马骨来看,十分符合乌孙墓葬的特征。昭苏县东南约 70 公里的萨勒卧堡村发现两座乌孙墓,其中一座出土了一件陶罐,微侈口,圆圈唇,束颈,溜肩,鼓腹<sup>[33]</sup>,造型与波马镶红宝石金盖罐极为相似。昭苏县夏台乌孙墓出土的金戒指(图七)与波马出土的金戒指风格相近,均以金珠构成的三角纹为主题纹饰<sup>[34]</sup>。波马出土的虎柄金杯、三翼铁镞与夏台乌孙墓出土的石杯、三翼骨镞虽质地不同,但形状、风格很相似<sup>[35]</sup>,可见其文化性质应该大致相同。

### 三、结 语

通过前苏联和我国新疆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可以基本上断定伊犁河流域土墩墓建造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5 世纪,波马土墩墓当属这一时期的遗存。通过对墓葬出土遗物造型、风格的比较研究,我们进一步推测其年代范围为 1-5 世纪之较晚阶段。

这一时期,生活在伊犁河流域的民族主要是乌孙,西突厥汗国要迟到 6 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活动在这一区域。此外,从墓葬形制、葬俗以及器物造型、装饰风格来看,这类土墩墓与突厥墓葬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与

乌孙墓葬的特征较为相似。因此,波马土墩墓及其遗物应当属于乌孙遗存。

[1] a. 安英新:《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1999 年 9 期; b. 于志勇:《新疆昭苏西突厥黄金宝藏》,《文物天地》2000 年 2 期; c. 于志勇:《白山器饰宝藏——新疆昭苏黄金遗宝》,《吐鲁番学研究》2000 年 2 期; d. 王炳华:《新疆波马金银器》,载王炳华:《西域考古历史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本文对波马土墩墓出土遗物的说明与描述主要依据安英新和王炳华的文章。

[2][9][10][11]同[1]a。

[3][7][8][12][13][16][34]同[1]d。

[4] 文中器物图片均引自新疆文物局等主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 年。

[5] 关于前苏联考古工作者对土墩墓的研究情况,参见黄振华,张广达:《苏联的乌孙考古情况简述》,载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

[6][33]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考古组:《昭苏县古代墓葬试掘简报》,《文物》1962 年 7、8 期合刊。

[14] 赵丰:《云气动物纹的系谱》,《浙江丝绸工学院学报》1989 年 3 期。

[15]同[1]a、b。

[17] 魏坚主编:《阴山沧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年。

[18]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

[19] 王红梅:《小洪那海石人》,《敦煌文物》1997 年 2 期。

[20]《周书》卷 50《突厥传》,中华书局,2000 年。

[21]《隋书》卷 84《突厥传》,中华书局,2000 年。

[22][24]孙机:《论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与突厥式金银器》,《文物》1993 年 8 期。

[23] 新疆博物馆,阿克苏文管所,温宿文化馆:《温宿县包孜东墓葬群的调查和发掘》,《新疆文物》1986 年 2 期。

[25][27][28][29]《汉书》卷 61《张骞李广利传》,中华书局,2000 年。

[26][35]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

[30][31]同[25],卷 96 下《西域传》。

[32] 苏北海:《汉代乌孙居地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 年 1 期。

〔责任编辑:张金栋〕